

注釋
足本
大圈

韓非子

新
子
知
和
聲

PDG

B226.5

1

韓非子卷第十

常熟畢公天校閱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遠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為木鳶。謳琴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惠。皆畫策也。論有深閼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務卞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三〕挾夫相為。則責望自為。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取庸。作者進美。美說枉文公之先。宣言與白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瘡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鐘鼎之銘。皆播吾之迹。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厄也。衛人佐弋。卜

子妻。寫繫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為大。而世意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下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已仕。而中年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記者國之鍾。此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主論李疵。視中山也。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言。傳說之以無衣紫。緩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走睡臥。與去揜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僂。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

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信。如曾子殺彘也。惠在尊厲王。擊鼗鼓與李愷謾兩和也。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賸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墨子為木鷲。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鷲飛。墨子曰。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鷲。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輓。拙為

章
二
鳥。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擣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人而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三〕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治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今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治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棘刺之。曰以削。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

取之因逃見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轅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夫新砥礪殺矢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以功譽其行而不入關此人主所以長敗而說者所以長養也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為勝耳客有為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棗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棗莢同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

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虞慶為屋。謂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虞慶曰。不然。夫塗濡重而生椽橈。以橈椽任重塗。此宜卑。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為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橈。塗濡則重。以橈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踰弦。一日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馬得無折。且張弓不然。伏檠一日而踰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豔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

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不為戲。然至日晚必歸。饌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愆。道先生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三〕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謂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已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滌財貨。以盡民力。余為民誅之。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

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稽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於此。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為博箭。長八尺。綦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文公反國至河。令邊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邊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眾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攜擲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為袴。其妻

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鄭縣人有得車軌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軌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軌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軌。今又曰車軌。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衛人有佞者。烏至因先以其褻麾之。烏驚而不射也。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日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嚼。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日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書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王登為中牟宰。上言於襄王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王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相室諫。

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耶。襄王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年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園。而隨文學者之半。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鍾矣。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攻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仇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急於行陳。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卻。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

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欲欲民無衣紫者。王以自解。紫衣而朝。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聞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李陰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陳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為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陳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

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為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千餘簡。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為人臣所宜為者也。睡不亦宜乎。孔子曰。為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圓水圓。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為百姓服。度以禁之。長纓出以示先民。是先戮以蒞民也。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六〕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

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政原得術者信也。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之，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令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楚厲王有警，為鼓以與百姓為戒，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起，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李愬擊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愬。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愬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至其言以告而知也。惠嗣公使人為關市。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謹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

韓非子卷第十二

外儲說左第三十三

(一) 以罪受誅。人不怨上。

罪當故不怨也。

跖危坐子臯。

臯雖刑之有不忍之心。跖者懷恩報德。

以功受賞。臣不德君。

功當故不以為德。

翟璜操右契而乘軒。

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慚。

襄王不知。

不知功當厚賞也。

故昭卯五乘而履鵠。卯却秦東止齊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功大賞薄。猶富人而履鵠也。

功大賞薄。猶富人而履鵠也。

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少室周。

周以勇力事襄王。貞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已者。即進之以自代。

(二) 恃勢而不恃信。

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信則有時不信。

故東郭牙議管仲。

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矣。僮不忠危必矣。公因命仲。

治內矣。

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

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為原令曰。必不叛我。軒曰。人主不以術御臣。而恃其不叛。其若之何也。

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而駁行不貞。白簡主之相陽虎。

虎逐魯疑齊是行駁也。趙主以術御之。盡其用而趙幾霸。

哀公問一足。所以免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

(三) 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

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使者是亦失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具。

師是於過而師非也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之故終身莊而遇害也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此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當罪而

而毀如此雖堯夫為門而不使入門不入不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也亂之所以產也門

不治況非堯乎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鉅費金以

使入利不使進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鉅費金以

故辱不用璧辱用王以魏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復

左右能為猶盜嬰兒之矜裘與跖危子榮衣盜者子不取其父以不也跖所著衣榮人入所

諂媚為子綽左右畫左畫圖右畫方必不得俱能成用去蟻驅蠅以骨去蟻以魚去蠅則蠅

非猶是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公聽左右索官無與先王之患懼馬也王不察掌馬者竊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觀賞寵光無節則臣下侵侮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

議晏嬰獻伯為相妻不衣帛晏嬰亦然故非其太偏下故仲尼議管仲與孫叔敖仲有三歸以其太奢而出入

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虎言居齊已有三人反其得罪

私簡主應以私臣之事言其舉非之譬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

主明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狐之公此三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親而簡主以為枳棘非

所以教國也主云所舉害已與枳棘者同此反教人為私也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之子好直言武子曰

夫直言者必危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車為轡令其姊犯法跼之趙侯以為不慈免其官也矣管仲以公而國人謗

怨。仲不報封人之恩唯賢是用人怨謗也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皋為獄吏。則人足所跼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

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皋從出門。跼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

夜半子皋問跼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跼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

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跼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

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形於顏色。

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所以悅而德公也。跼者行步危故曰跼危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既乘軒騎又有輕騎方以為文侯也。移居異路而避之。則翟

黃也。從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果得伐之。臣薦樂羊而

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秦

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

乘使為將軍也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